



子考證

全



1173
1173





姪子考證序

予東游之初同學者二人一為天水
山中恕之一為泰山小川誠甫恕之
長於予五歲誠甫少於予五歲晝
日則駢几案共講經藝夜則圍一
燈而各自讀書恕之案上則堆積
李杜元白及素中郎鍾伯敬集誠



甫座旁則狼藉管韓莊列墨呂諸
子之書予則讀漢唐史書及溫公
通鑑耳予問二子以其所志也乃
曰今也天下之詩文浮偽予欲一
洗其弊矣誠甫乃曰天下學者苦
諸子難讀予欲作其解詁以通之
矣二子亦問予所志予曰予則欲明

古今治亂之理審賢愚成敗之故
以為王公師範矣三人相視而笑莫
送於心如此者一年矣既而誠甫疾
瘵而歿年僅十七後數年怨之亦
疾疫而沒年三十二人者皆不能
償其所志萬分之一而奄忽為異物
豈不亦哀乎雖然當時誠甫詆尤

輯其所筆記以作泰山遺說一書以授于梓世以知其學識之超絕矣。怨之則以詩鳴于一時。今之名高之士如大窪天民中并敬義實出其橐籥矣。死後其徒刻其詩文作天水遺藁一卷。世以知其詩才之妙絕矣。豹死留皮士死留名。二子

雖不能償其志然能留其一斑而存乎霄壤之間則不為無所償也。唯予則久視息于天地之間老而將知則老及之志無所成學亦無所長。頑笑故我甘心退落無復當時雄飛之意。居恒內省深有取于二子焉。誠甫沒三十餘年其父塵塚

翁猶存年八十老而矍鑠屢過予
家談舊而泣憂當時刊布遺說不
知欲再舉以侈其傳矣予乃曰古人
風惠以神童稱者王勃李賀輩不
過詩賦之才耳詒經解子考證精
博豈有如此誠甫其人乎彼士所希
於我邦乎是亦今古畸才也使

此人存在今日乎一代儒宗當推此
子天既生之不做之以壽嗚呼其亦
何意乎讀書種子日絕空詩浮文
之學日興月盛予之才不足以播
柱其頽習則使此子天沒者亦久
運隆替之所係邪非邪使此書弘
布世間則亦使能知寬政年間學

者雖童子猶能讀書考古不如今
之時草日入書畫會中徒耽詩酒
放達是事脫空無稽恬然自安也
是亦時弊之鍼砭耳是可以不知
播邪乃謀而改其目曰經子考證
庶乎考証之學不墜于地耳誠甫
未疾與予同游城外泳于灕川風

于飛鳥山誠甫乃顧謂予曰惟予
與子不取聖門冠童唯恨時無孔子
耳予曰聖人則不可企及雖然後
來儒宗則非子則予也誠甫矐目
曰子其勉之言猶在耳而其人則遠
今序此書慘然淚墮既而赧然汗
流老懷感舊之深不得不為之

諄也

文化十三年歲次丙子四月端午錦
城老人加賀大田元貞才佐父撰

朱葦河三夾書

川島鷄巢刀

泰山遺說序

嬴秦燔百家之語道術乃滅
矣漢除挾書之律詩書始萌
雖然師之傳受人之專門當此
之時一人精力不能兼羣經
詳於詩者或畧於書善於禮

者不通於樂備春秋者不能窮
易理夫劉氏去古未遠也然
猶如此也古文舊書豈不亦
難曉哉吾友誠甫幼年以善
讀古文好解諸子能分魚魯
克辨亥豕參考徵驗皆有據

援天明乙巳不幸斯沒矣誠可
嗟而痛哉惜乎吾見其進也
未見其止也今讀其遺說為
之法然嚮誠甫與執生讀韓
子有度篇至群臣廢法而行
私重輕公法矣而曰行私重

當為重私行塾生皆以不然質
諸余以管子明法篇驗之果如
誠甫言皆莫不感服採頤索
隱研究探討至乎盤魁錯節
未嘗不駭然剖判嘗曰古文
當讀以氣不啻讀以目又嘗曰

予好與有用人交不好與無用人
交性所具直率略不與人驩故
始或以為癡又不好詩賦然亦
善畫塾生以比顧氏三絕是兩森
宗真所作傳中所遺用者以為
序云

天明戊申九月既望福山太田方撰



武藏

井敬義書



泰山遺說

目錄

孝經考

孝經

論語考

民德歸厚矣 三歸

見危授命

尚書考

敬致

瞽叟

昏墊

放牛于椈林

左傳考

庶有多

自其竇入

國語考

群宓

戰國策考

縮閔王之筋 韓氏凶

管子考

違非

以國家之患而不肉

吉臺原

上識

荀子考

禽獸群焉

畢牢天下

敦槩

尚拊之膈

累實

不及於外

崇日

列子考

芳澤

日月獻玉衣

疑於神

莊子考

水擊

則已矣

扶搖羊角

而徵一國

今之隱几

大塊噫氣

調調 與接為構 知代而心自取

其溺之所為之 可行已信

狙公賦茅 一與言為二 驕然謀然

以國量予澤若蕉 名軋

禹攻有扈 奇樂 獸死不擇音

遊其門 僅免刑 踵見仲尼

登假 不忌其所始 傳說騎箕尾

句贅指天 胥易技係 來藉

多方乎仁義 翹足而陸 肱篋

在宥 祈嚮 形名比詳

徵藏史 不為戾 遽廬

雄鳴於上風 上際於天 捷蓬

疑神 夫子出於山 自賢之行

土梗 與之莫多 函車之獸

云至於大病 槁骸 鷄生於突

天倪 枝木之冠 非闔

呂氏春秋考

利而弗利 知早嗇 園周復雜

悉諸大撓

其王之與樂

耳谿極

文王曰

單唇

說議

幸也者

僂翳

六王五霸

載取名焉

荆文王

以身死白之

日睨

鼓宮而宮動

泄蓋

莫大於無天子

商書

東走母顧

趙宣王

顛廢

巫咸

罷路

餘子

明堂金

自承

難為非

無良其僕

三舉

犀蔽

雖貴不苟為

係墮

有舜

易則邊境安

韓非子考

幾不能矣

累解

無悔危

國之錘

自環

淮南子考

有陰行者

利害之反

右此一卷者小川泰山之遺說而當時舊友

所集錄之書也。始泰山既沒，發篋閱藁遺說，餘論紛然無收者，或黃書卷之上頭，或朱錄冊之簽貼，班駁混雜，殆無統紀。其後掇拾蒐輯，得凡一百有二十四條，以類序次，稍可繕寫。蓋繫泰山之手錄者，三歸敬致之二條耳。其他訪求舊友，所嘗聞得載其說者，若干條如孝經考、瞽叟說，出予所記者，亦五六條。斷編殘簡，割裂補綴之餘，不知果能合泰山之意耶？否？不能保其無繆誤矣。雖然，泰山嘗謂

太田方與予為讀古書三友，故泰山所志予能默識之，庶幾當不相徑庭乎。不幸早死，不得與聞大道之要焉。今也其弟直好，欲梓其書而傳之。舊友予讀之為法，然泣下更復校正而定著之。其說雖未足以悉備採擇者，亦併存焉。蓋年纔十七，考索之精，討論之微，如此其勤矣。姑取其篤志而未遑論其說之當否。若乃遺藁未及盡探，校讎未及盡正，則予之罪也。嗚呼！假之數年，使之終其所志，則其

學之所就豈但此而已哉天明戊申夏五月

五日舊友近藤守重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此其... 五日... 泰山...']

泰山遺說

東都

小川信成誠甫 說

近藤守重藤厚 輯

孝經考

孝經

信成曰孝經一書先儒或以為非聖人之舊也後人
之所偽作也以予觀之先秦以前已有孝經之名然
則非後人之所偽作也必矣按呂覽察微篇曰孝經
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

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云云又孝行覽載孝經全文曰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家語弟子解曰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云云是古書有明徵先儒何不熟讀古書而妄疑聖人之言歟

論語考

民德歸厚矣

學而篇曰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信成曰厚

字不穩按韓子外儲說曰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是同文法然則厚字當作之字歟厚篆厚之篆也

三歸

八佾篇曰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朱子註曰三歸臺名事見說苑劉向說苑善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漢書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公孫弘傳曰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師古註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信成曰三歸者三百

乘之誤也。古昔傳寫論語者，乘歸篆相似，故誤乘作歸。又脫百字，乘篆與歸篆，束束銜銖之異，竟致其謬也。且三歸字，左傳國語不見，管子亦無一言之及焉。唯韓子晏子有之。韓子外儲說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二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晏子雜下，曰：晏子相景公，老

辭邑云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知悖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問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韓子所謂三歸之家，從說苑之說，則當以為臺，而未有

為築臺而富之之理也。晏子所謂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亦以為臺則臺，豈可謂澤及子孫者哉？然則劉氏之說亦似無據。此秦漢以降傳寫韓子晏子者，經承論語之誤，未及正之，自此以來記管子之事者，以三歸為口實，不解其為何謂也。已韓子三歸為三百乘之誤也。吾於難三篇徵之，韓子難三篇曰：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此三歸之家與三百乘之家句法相同。傳者由管氏有三歸之語而誤之。晏子之三歸亦為三

百乘之誤何也？晏子外篇曰：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子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云云。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與雜下所謂欲為夫子三歸，澤及子孫句法亦相同。且下有致車一乘而後止之語，此言三百乘之中唯致一乘而後止也。以為臺名則此一句不可得解。由此觀之，則其為誤明矣。雖然，管氏無三百乘之事，則猶未可以為確證也。荀子仲尼篇曰：夫齊桓

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以之俸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按周制二十五家為社管子之制也十八家為社管子曰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又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然則方一里為三家方六里為十八家是謂一社管子又曰方六里名之曰社又曰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

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據此一社則一乘之地也三百社則三百乘矣此管氏有三百乘之家可知矣荀子立以為仲父與之高國之位之二事皆與韓子同而至與之書社三百之一事韓子謂之三歸之家則是三歸為三百乘之誤確乎可證矣三百乘者可以稱富矣故荀子有富人之字韓子有臣富矣之字夫管子之所以不儉者過大夫之祿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古之制也而管氏有三百乘故夫子曰焉得儉

太田方曰論語奪伯氏駢邑三百所謂三百亦謂三百乘也

見危授命

子路篇曰見危授命信成曰授字當作致字古篆相似故誤之授篆體致篆體子張篇曰見危致命

尚書考

敬致

堯典曰平秩南訛敬致孔氏傳曰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蔡沈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

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信成曰二說皆非也敬致二字衍文耳以文法推考前後文平秩東作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皆其下無一个字直謂日宵之事由是觀之敬致者前所謂敬授人時之敬授字重出也何者授致篆相似授篆體致篆體故古書以致授相誤者甚多不敢求諸遠論語有之曰見危授命曰見危致命此敬致字為敬授重復可以見矣

瞽叟

堯典曰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孔氏傳曰無目曰
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
瞽瞍無目之稱史記引此作盲者子信成曰自孔氏
傳書司馬記史以來凡言舜父者皆以無目者待之
可謂誣矣殊不知瞽則樂師之名而古書有明證先
儒何不察之呂子古樂篇叙先王所作為之樂以及
堯曰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
歌高誘注曰乃以麋鞞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絃之瑟

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
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
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云云是
瞽叟在唐庭同夔為典樂呂子詳言之後來儒者不
察古書妄為強解何誣先人之甚

昏墊

益稷曰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孔
氏傳曰昏墊溺信成曰昏墊二字當作其咨二字
堯典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昏篆曰其篆曰墊篆也咨篆后以古篆相近誤耳

放牛于桃林

武成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信成按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呂子大慎覽曰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云云乃稅馬

家語樂記史記樂書
新序善言下

牛弗復下脫文或云服服
字響字連下句讀

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弗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樂記曰服呂子曰釁不知孰為正

左傳考

庶有多

宣公十七年傳曰使郤子逞其志庶有多乎杜註曰豸解也顧炎武曰知錄曰莊子在宥篇災及草木禍及止蟲止當作豸古止豸通用左傳宣公十七年庶有多乎豸止也信成按荀子曰極禮而禠註禠解也

禡集韻文爾反音多多亦文爾切音坻多禡音相通
杜氏以音相通解之炎武何牽強忘非杜氏固哉

自其竇入

襄公二十六年傳曰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鬻衛
羊角遂鬻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于其庫杜註
曰雨故水竇開信成曰注非也鑿垣為孔曰竇猶篳
門圭竇之竇呂子知接篇曰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
所管子小補篇曰有一婦人遂自竇入得至公所又
襄公三十年傳曰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

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是竇無關雨杜氏偶見有大
雨字致謬解而已

國語考

群宓

齊語曰合群宓比校民之有道者註曰宓老也信成
按管子小匡篇曰合群國比校民之有道者宓當作
國古篆國因宓

戰國策考

縮閔王之筋

秦策曰淖齒管齊之權縮閔三之筋懸之厖梁宿昔而死信成按趙策曰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叙將自誅注曰縮當作摺集韻引也抽也

韓氏凶

魏策曰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凶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必凶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信成曰韓氏凶之下絕句韓氏之下脫必字自儀請至韓氏凶十七字儀之語

也下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凶云云可以證矣

管子考

違非

水地篇曰準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信成曰違當作韃韃古是字也莊子天下篇曰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韃不免於非

以國家之患而不肉

小匡篇曰設問以國家之患而不肉信成曰肉字疾字之誤也古篆相似肉因疾肉齊語作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疾可以見矣

吉臺原

同篇曰及其侵地吉臺原姑與采里齊語作及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據此吉字衍蓋臺字之首誤為吉字

上識

戒篇曰好上識而下問信成曰識音志呂子貴公篇作上志而下求

荀子考

禽獸群焉

勸學篇曰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大戴禮作草木疇生禽獸群居物各從其類也信成曰焉字居字之誤也古篆居厓焉厓

畢牢天下

王霸篇曰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

制之若制子孫信成曰畢牢古人解未詳按畢牢二字壹字之誤也畢古篆畢牢古篆畢壹古篆壹畢牢二字混作畢去畢字上之四則與壹字字形同故傳寫者誤之上下壹天下之文可以併證矣

敦槩

君道篇曰斗斛敦槩所以為嘖也信成曰敦字縟字之誤也管子君臣篇曰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縟制注縟古准字

尚拊之膈

禮論篇曰縣一鐘尚拊之膈朱絃而通越也一也楊倞註曰尚拊之膈未詳信成曰尚拊之膈四字當作尚拊搏三字之字衍史記禮書無之字是也大戴禮三本篇曰縣一磬而尚拊搏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搏膈以音相近誤耳

累實

正名篇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累實名以

喻動靜之道也信成曰三累字皆異字之誤也

不及於外

性惡篇曰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

必不及於外信成曰及字求字之誤也音相同故誤

之

崇日

成相篇曰湯武以賢潛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

曾不崇日註崇克也信成曰克猶終也詩河廣云誰

謂宋遠曾不崇朝蛩螋云朝濟于西崇朝其雨

公羊傳云不崇朝而備雨于天下者何休注崇專不崇朝言二朝也

列子考

芳澤

周穆王篇曰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

娥眉信成曰芳澤之澤疑罽字之誤也荀子正論篇

曰側載罽芷以養鼻注曰罽芷香草也史記禮書罽芷臭芷

日月獻玉衣

同篇曰日月獻玉衣且且薦玉食信成曰日月當作

日日字之誤也

疑於神

黃帝篇曰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信成曰疑字凝字之誤也莊子作凝

莊子考

水擊

逍遙遊篇曰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信成曰水擊猶擊水也擊與激通韻會吉歷反音激奮激也與怒而飛同按淮南子齊俗訓曰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

則已矣

同篇曰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信成曰則已矣與下文斯已矣相同則字當作斯字傳寫之誤也斯字與而字同韻音相通

扶搖羊角

同篇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信成按淮南子原道訓曰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騫恍惚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於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闔鑰天門又覽冥訓曰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

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由是觀之扶
搖羊角者旋風上騰貌連讀為是

而徵一國

同篇曰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信成曰而字信字之誤也而古篆而信古篆而
而番字形相似故傳寫者誤之中庸曰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左傳昭公八年傳曰叔
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
於其身信徵之義足以相證矣

今之隱几

齊物論曰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信成曰諸
家說皆曰今之隱几者與昔之隱几者相異以余見
之此一句皆子綦之事也今日也昔昨日也言今
日之隱几子綦意忘彼我而齊之似喪其耦故似非
昨日之隱几子綦也

大塊噫氣

同篇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信成曰大塊謂地也
列子天瑞篇曰天積氣耳地積塊耳大宗師曰大塊

載我以形

調調

同篇曰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信成曰不見之見當作聞一本作視視古文眠聞古文睽字形相似故傳寫者誤之刀與暢通按黃帝風經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

與接為構

同篇曰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信成按列子周穆王篇曰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

曰蘊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又曰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

知代而心自取

同篇曰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信成曰代字成字之誤也代古篆代成古篆代字形相似故誤之且審上下文非成字則不成語而心二字可心一本無而字亦可

其溺之所為之

同篇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信成曰其溺之之字也字之誤也

可行已信

同篇曰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信成曰已字其字之誤也

狙公賦芋

同篇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信成曰芋字芋字之誤也芋蹲鴟也陳堯叟蔬食譜煨芋贊曰朝三暮四狙公何為卻彼羊羔呼吾蹲鴟

一與言為二

同篇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信成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王弼注曰萬物萬形其歸一也何由致一由於無也由無乃一一可謂無已謂之一豈得無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從無之有數盡乎斯過此以往非道之流

駢然謀然

養生主篇曰砉然騞然奏刀騞然信成曰騞然破聲

列子湯問篇曰宵練方書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同篇又曰動刀甚微諫然已解林註曰諫然忽然之意非也按正韻及韻會曰諫霍貌反音若然則諫然與若然同

以國量乎澤若蕉

人間世篇曰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信成曰前輩皆以量為句以乎澤若蕉為倒句之法讀為若乎澤蕉皆非也按呂覽期賢篇曰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荀子富國篇曰然後葷菜

百疎以澤量淮南子汜論訓曰道路人以溝量此量乎澤為連綿字以量為句之非明矣以國若蕉四字行文林希逸曰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乎澤以澤為量也若蕉刈民若蕉管也林西仲曰俗本平作乎乃字之誤言死者如平澤之蕉蓋崇相積也是皆不證古書忘意下注釋不足取

名軋

同篇曰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信成曰庚桑楚篇曰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

禹攻有扈

同篇曰昔者堯攻叢枝昏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信成按呂覽召類篇曰禹攻曹魏屈驚有扈以行其教叢枝與曹魏昏敖與屈驚音相近必有一誤

竒樂

同篇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太至則多竒樂信成曰樂疑當作禮

獸死不擇音

同篇曰獸死不擇音氣息第然信成曰音與蔭通正韻音於禁反與蔭通左傳文公十七年曰鹿死不擇音杜註曰音所蔭蔭之處古字借用

遊其門

同篇曰楚狂接輿遊其門曰云云信成曰遊字過字之誤也凡言遊其門者遊學於師門也論語曰楚狂接輿過孔子云云遊為過誤明矣

僅免刑

同篇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信成按事言要言僅作

殆

踵見仲尼

德充符篇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郭注踵
 頻也信成曰踵下脫門字踵至也達生篇曰有孫休
 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孟子
 滕文公篇曰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
 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
 氓呂覽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結采罔捆蒲葦織
 屨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

母可以徵矣

登假

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信成曰登
 升也假與遐通至極也淮南子精神訓曰終始若環
 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也列子黃帝
 篇曰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不輟又周穆王篇曰程王
 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
 焉

不忘其所始

同篇曰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信成曰忘字當作志字之誤也

傳說騎箕尾

同篇曰傳說云云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信成按淮南子覽冥訓曰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云云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句贅指天

同篇曰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

贅指天信成按淮南子精神訓曰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僂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漢書武帝紀曰縣鄉即賜毋贅聚註如淳曰贅會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遺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

胥易技係

應帝王篇曰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信成曰胥易者胥靡誤也以音相近誤之

來藉曰狗來藉信成按列子仲尼篇曰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

多方乎仁義

駢拇篇曰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信成曰多方之方當為旁字下文曰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多方自二也多也者五指之外多一指也旁也者五指之旁添一指也

水翹足而陸

馬蹄篇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司馬曰陸跳也字書作陸驤馬捷也信成曰陸走誤也陸篆峯走篆峯相似故誤耳淮南子脩務訓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號翹尾而走人不能制守重曰陸下當有居字禦風寒以上說馬之形體齧草以下說馬之所處下文曰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蹠馬知己此矣可以證矣

肱篋

肱篋信成曰肱與祛通開也漢書兒寬傳曰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註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

在宥

在宥信成曰在者在於天下也宥者與有通有天下也言無意而在於天下者許由也無意而有天下者神農氏也

祈嚮

天地篇曰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信成曰祈嚮所適

之誤也祈篆所篆所嚮篆向適篆商皆以字畫似誤耳

形名比詳

天道篇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信成曰運也辟法也諸家注訓辟為罪誤矣比詳林云比類例也詳纖悉也非也按比字之字之誤也比古篆妙之古篆也也相似故誤耳

徵藏史

同篇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信成曰諸家不知徵字誤妄作解按史記老子列傳曰守藏室之史也由此觀之則徵守傳寫誤也古文亦不甚相遠或曰守徵以音相近訛

不為戾

同篇曰螯萬物而不為戾信成曰戾字義字之誤也

蘧廬

天運篇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信成曰蘧廬與逆旅音轉訛矣

雄鳴於上風

同篇曰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信成曰自蟲雄至風化二十一字古註混入本文

上際於天

刻意篇曰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信成曰際極也淮南子原道訓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註曰際至也

擗蓬

至樂篇曰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攫蓬而指
之信成按方言曰攫取也南楚曰攫

疑神

達生篇曰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信成曰疑字疑
字之誤也

夫子出於山

山木篇曰夫子出於山信成曰夫子二字呂覽必已
篇作矣是也

自賢之行

同篇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信成曰之行之行韓非
子作心是也

土梗

田子方篇曰吾所學者直土梗耳信成曰土梗土偶
之類也齊策蘇代說孟嘗君之語云今臣來過於淄
上有土偶人與桃梗

與之莫多

知北遊篇曰顏淵問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
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云云安化安不化安

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信成曰其遊之遊疑當作道莫多莫字相字之誤也多字移字之誤也不然則不成語

函車之獸

庚桑楚篇曰夫函車之獸信成曰函與含通古書往往有之

云至於大病

徐無鬼篇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信成曰云字衍蓋至字之首分為云字

槁骸

同篇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云云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信成曰骸當作木有當作先

鷄生於突

同篇曰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信成曰突突誤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奧突之間蓆席之上註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突

天倪

寓言篇曰庖言日出和以天倪信成曰天倪諸說或曰自然之分或曰天理皆非也天倪猶天均乃照下齊字下文曰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又按天均者天倪也之六字古註混入本文

枝木之冠

盜跖篇曰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信成曰枝字枯字之誤

非鬪

天下篇曰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信成按荀子富國

篇曰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

呂氏春秋考

利而弗利

貴公篇曰周公曰利而弗利也信成曰荀子富國篇曰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

知早嗇

情欲篇曰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信成

按韓非解老篇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為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

園周復雜

園道篇曰園周復雜無所稽留信成曰復雜之雜當作歸字下云還周復歸至於主所

悉諸大撓

尊師篇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信成曰新序曰

呂子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

其王之與樂

侈樂篇曰其王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信成按史記世家曰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云云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云云與字皆與於字通古書此例多

耳谿極

適音篇曰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高誘註谿虛極病也不聞和聲之故也信成曰莊子外物篇

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忍情性綦雞利跂類篇𩑦反戾也

文王曰

制樂篇曰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云云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信成曰文王曰三字衍文

單唇

禁塞篇曰自今單唇乾肺費神傷魂信成曰單唇順民篇作焦唇是也

說義

懷寵篇曰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云云其執不俱勝不兩立信成曰說義之義議字之誤也執當作執執古勢字

幸也者

決勝篇曰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信成曰幸字勢字之誤也

儻嬰

節喪篇曰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輜羽旄旌旗如雲儻嬰以督之高誘注儻蓋也嬰棺飭也信成按荀子

禮論篇曰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翬翬文章之等以敬飾之楊倞註曰翬翬當為翬翬鄭康成曰翬翬棺之牆飾也翬以木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柳之言取眾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熙釋名曰喪之車其蓋曰柳又禮論曰棺槨其額象版蓋斯象拂也無幘絲葛縷翬其額以象菲帷幘尉也註曰縷讀為柳翬字誤為縷字耳可以併證矣

六王五霸

當務篇曰備說非六王五霸以為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酒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霸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霸將穀其頭矣信成曰堯舜禹湯武五王也上下有六王之字此必脫文王云云字莊子盜跖篇曰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此可以證矣

載取名焉

同篇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信成
曰載再音相通呂覽中往往有之順民篇曰文王載
拜稽首制樂篇曰子韋還走北面載拜

荆文王

長見篇曰荆文王曰覓譖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高
誘注曰文王武王之父也信成曰注非也文王武王
之子也史記楚世家曰三十七年楚熊通云云乃自
立為武王云云伐隋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

覓立始都郢

以身死白之

士節篇曰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信成曰白
明也言明晏子之為賢者也荀子王霸篇曰明主之
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

日倪

序意篇曰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
知之信成曰倪傾也莊子天下篇曰日方中方睨物
方生方死倪與睨同

鼓宮而宮動

名類篇曰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信成按莊子徐無鬼篇曰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泄蓋

去尤篇曰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鈎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魯人可謂外有重矣信成按莊子達生篇曰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殆其巧一也而有所務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由此觀之則翔祥皆巧字之誤也以音相近誤泄蓋二字衍文內掘之掘當作拙列子黃帝篇曰以瓦掘者巧以鈎掘者憚以黃金掘者惰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張註曰拱本作拙又淮南子說林訓曰以瓦鉗者全以金鉗者跋以玉鉗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高誘注掘氣不安祥也拙字與上巧字照應淮南子作掘本誤高誘強下注釋可笑

莫大於無天子

謹聽篇曰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莫大於無天子
信成曰莫大之上疑有脫字

守重曰莫大之上當有亂字觀世篇曰今周室既
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
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剋又曰天下之下當作子字

高書

諭大篇曰高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恠萬夫之長可
以生謀信成曰咸有一德五作七恠作德生謀作觀

政

東走母顧

本味篇曰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
之其君其君令嬀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
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
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
化為空桑信成曰母顧之下句母當作母言神告之
曰曰出水而東走母顧而其母顧其邑故身化為空
桑又曰嬀人恐乳人之誤也

趙宣孟

報更篇曰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翫桑之下有餓人
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鋪之再咽而
後能視信成按淮南子人間訓曰趙宣孟活饑人於
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孟子滕文公篇曰匡章曰
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
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
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顛蹙

同篇曰顛蹙之請坐拜之謁信成按荀子儒效篇曰
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楊注曰竭蹶
顛倒也

巫咸

勿躬篇曰巫咸作筮信成按莊子天運篇曰巫咸招
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

罷潞

不屈篇曰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信成按
秦策曰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羸

也

餘子

離俗篇曰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也戰得矛信成
按周禮小司徒致餘子註曰餘子謂羨也莊子秋水
篇曰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孟子曰餘夫二十五
畝乃是也餘子猶庶子也

明堂金

上德篇曰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高
誘註曰作樂金罍在後故曰先德後武信成曰金者

五兵之類也註非也

自承

貴信篇曰莊子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高注曰承
佐也信成曰承刺也莊子達生篇曰見病僂者承蟬
猶掇之也左氏昭公二十一年傳曰使子皮承宣僚
以劍而訊之

難為非

舉難篇曰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
久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

則行飾信成曰二非字衍

無良其僕

知分篇曰晏子無良其僕之手信成曰無字撫字之誤也良字衍又舉體篇曰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云云晏氏春秋曰晏子撫其僕之手據此無當作撫良以古篆似其字傳寫者致誤耳良篆曰其篆曰

三舉

觀表篇曰還車而臨三舉而歸高誘注曰臨哭也右宰息如是者三故曰三舉信成曰註非也三舉三舉

聲按管子小匡篇曰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注曰三舉其聲

犀蔽

貴直篇曰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犀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信成按六韜農器篇曰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韓非子必罰篇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裳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

雖貴不苟為

不苟篇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為雖聽不自阿高
註曰雖欲尊貴不苟為也信成曰註非也雖貴不苟
為言已雖為人主見貴不苟為事也

係墮

同篇曰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
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
而自為係信成按韓子外儲說曰文王伐崇至鳳黃
虛鞮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

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
使也係繫音相通莊子山木篇曰正廩係履而過魏
王亦可以見矣

守重曰墮猶解也莊子知北遊篇曰解其天弢墮
其天袞

有舜

務大篇曰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
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信成曰有字衍昔
之字誤為有字而已

易則邊境安

上農篇曰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則邊境安主位尊
信成曰易則之間脫用字

韓非子考

幾不能矣

初見秦篇曰天下之從幾不能矣信成按國策作豈
其難矣古書幾豈通用

累解

二柄篇曰若天若地是謂累解信成按荀子富國篇

曰故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
疾則是

無悔危

內儲說上四曰寧也三城而無悔危乃悔信成曰無
悔當作悔無

國之鍾

外儲說左上四曰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
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
晉國之辭仕托慕者國之鍾信成按呂覽應言篇曰

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銖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

自環

五蠹篇曰自環者謂之私信成按管子君臣篇曰兼上下以環其私環與營同古書往往有之

淮南子考

有陰行者

人間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信成曰陰行隱行之誤也陰德陽報是陰陽相對

用隱行昭名是隱昭相對用也下曰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此可以證矣

守重曰說苑陰行作隱行泰山之考是也

利害之反

同篇曰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察也信成曰利害之反當作利害之樞機上云是故知慮

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可以證矣

穴緣

齊俗訓曰夫獲狻得茂木不舎而穴狻狻得瑤防弗去而緣信成曰穴緣字當易所木可言緣而不可言穴孟子曰猶緣木而求魚也韓非子喻老篇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可以見矣

泰山遺說終

附錄

小川藤吉郎傳

牛南

雨森宗真撰

小川信成字誠甫又字藤吉江戸人父顯道母柿原氏明和己丑五月二日生藤吉於外祖父豐種之家生而神悟兒戲常愛筆研苟遇寸帛尺紙輒隨意作科斗蚯蚓似字似畫之狀一從一橫自有筆力至五六歲時頗辨識字體不特上大人人或試甲申戊戌虛虎焉馬凡易謬之字併寫錯列詰之勾畫撇捺未嘗差應以故鄉里間籍籍以神童稱他亦自快之尋

常竹馬土城諸戲以彼易此一乃弗顧邑有天姥老
人以善書聞都下見而嘆曰斯兒非常有書才矣可
教迺為書勸學文數篇與之藤吉臨摸且誦不怠遂
漸解文意迺覺讀書益於人有如此者請就明師而
學焉顯道可之使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先生先生授
以太史公之史藤吉受而讀之讀至于項羽紀書足
以記姓名而已如有所感自是不復事臨池決意一
途務讀書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躡山本氏之闕曾大
雪天未明戴一巨笠赴山本氏之所猶未半途雪積

笠重力不能為之勝顛蹶大傷膝殆將絕途人憇而
扶之勸令返家百方不肯且泣且匍匐遂乃至師所
悉痛受業近里傳為美談丙申之春年甫八歲從父
移居金澤後復移相之藤澤而二澤兒輩就受句讀
者數人日夕相更于前未嘗倦厭勵短引長誨誘一
如成人之為其間名山勝水芳草奇樹目所覩身所
歷有一事直于典雅輒取為詩文料設課述作日日
以為常更殆無虛咎居焉數年辭父還江戶再依歸
山本氏之門門之先輩皆服其學造奧不敢名稱以

泰山奇童泰山即大山蓋相之名山也癸卯之秋柎
原氏罹病而卒藤吉自撰墓碑文建藤澤感應院後
山時年十有五藤吉最好讀古書常言讀書當擇人
之難讀者而讀之我之不難讀人亦得讀然則讀之
無益于往古不讀無損于來者唯夫擇人未能讀書
而讀之發伏闡幽讚明古賢之道以裨後學者始可
謂善讀書於是老莊韓非國策之類多衍文錯簡諸
書日夜巡覽之每遇佶屈艱澁難讀所弗之校究弗
措一日聞坊間所行子墨子肥後文學秋子羽所校

訂而至經說數篇不能下之句讀至于今闕焉發憤
讀之索隱攻微竟令子墨子全篇展卷瞭然後頗多
病養病于藤澤及叔父左仲白山鄉之家任苒數月
以天明乙巳五月廿二日終于叔父氏時年十有七
至易箒之日手未釋卷筆研書帙狼藉乎枕邊葬于
小石川溪照山先塋之側平生所發明諸說及墨子
解一二友人為校訂之抄錄在于家近體詩若干首
多是幼時之作就中拔萃四十首鏤櫻以行于世名
曰四十首遺藻蓋亦出于友人之志也

